

· 獨 幕 話 劇 ·

不管事的“主人”

趙 羽 翔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不管事的‘主人’”是一個表現目前農村生活的獨幕話劇。它通過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對社生產不積極、不愛護公共財產的故事，批判了某些社員只顧個人不顧集體的個人主義思想，說明了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它教育社員：只有把社的生產搞好，才能改善個人的生活，否則任何自私自利的個人打算都會落空的。

這個生產社從春起便積極發動婦女編蓆子，準備渡災，大家都踴躍參加，但社員何守家却不叫他的妻子參加，反而叫她到城裏去當嫖娼。在他的妻子由城裏回來時，本來還可以參加編蓆子的工作，可是他仍然不叫參加，並積極叫他的妻子在家編筐，他也貪黑起早的幫助編。因為在他看來，社的工作是大家的，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不如自編自賣，賺錢歸自己好。另外他也想：都說公共財產是大家的，人人都有份，但沒看到有誰卸下一個膠皮轆轤或割下一塊馬肉拿回家。所以他對社委託他餵馬事就不在意，等社員都出去工作時，他便找清靜的地方睡大覺，連馬跑了都不知道。後來社急等用馬時，才發現馬沒有了。結果不但耽誤了送蓆子的時間，還禍害了互助組的莊稼，另外有一匹馬還受了傷，再加上何守家夫婦知道了社賣蓆子是買救濟糧，其中也有他一份。從而使他體會到了集體的優越性，認識了自私自利個人主義思想的錯誤。

不 管 事 的 “主 人”

趙 羽 翔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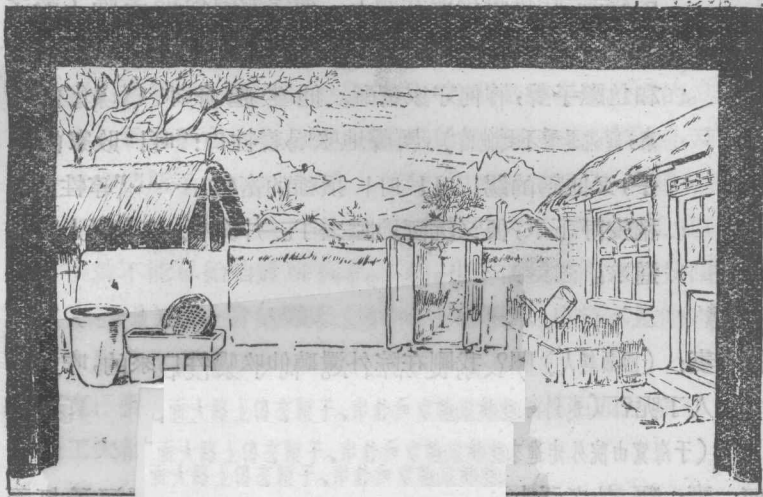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384·787×1092 1/32 印張·18 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9,599—19,595 定價：（5）九分



設計者 (李) 超

人物: 于海寬——合作社飼養員,五十二歲。

何守家——合作社臨時飼養員,四十三歲。

何 妻——社員,三十八歲。

鳳 梅——社員,十七歲。

方玉生——互助組組員,二十三歲。

佈 景: 台右是合作社辦公室的一角,窗下有道秫秸牆,上面放着水桶和扁担。台左是馬圈,觀眾只能看到突出來的一塊房簷和半面山牆,這兒是通向大門去的過道。馬圈前置有料缸、篩子、小木槽子和料杈子等物。正面是道圍牆,

在挨近辦公室處有座小小的角門，可通往後街。

幕 啓：雖然春耕結束不久，但季節早已是初夏的時候了。午後的陽光，暖烘烘地照在頭上。何守家因為頭天晚上幹了些活，正酣睡在秫秸牆內。少頃，馬圈裏傳出牲口的嘶叫和尅蹶子聲，將何守家驚醒。他坐起身來（如果他坐起來，觀眾是看不到他的），厲聲地吆喝着牲口：“吁！敗家的騾子，又他媽的踢！吁！吁！損種的畜牲！……”等牲口稍安靜下來，便又沉沉地睡去了。片刻後，何妻從大門走進來。

何 妻：（四顧無人）嗯？我剛在院外還聽他吆喝牲口來的，咋又沒人了呢？（走到窗前向屋裏探視了一下。）

（于海寬由院外走進來。）

何 妻：啊，是老于大哥呀。你今兒個沒跟大夥上石頭河子打石頭去嗎？（沒等回答）那你看見我們家你兄弟沒？

于海寬：（拍打着身上的塵土）我剛從那回來。何守家沒在屋嗎？（進屋。）

何 妻：沒有。（怨恨地）死鬼！好容易掏登着點吃的，沒現錢人家還不賣，他又不跑哪兒躲清靜去了？（欲下。）

（于海寬拿着繩套由屋裏走出。）

于海寬：弟妹，你們家馬鞍子閒着沒用吧？借社使一使。

何 妻：（遲疑地）八成是壓哪去了，要找着我叫孩子給你送來。

（逕自走下。）

（于海寬仔細地檢查着繩套。鳳梅從角門跑上。）

鳳 梅：（興奮地）于大爺，于大爺！

于海寬：（愛撫地）什麼勾當？看你跑得呼哧帶喘的！

鳳梅：大夥猜對了，知道主任非派你回來不可嘛！挺熱的天，趕這七、八里地，累了吧？

于海寬：嘿，這才幾步道啊。

鳳梅：不累？那就趕快套車吧！完了我也跟你上船口去。

于海寬：這丫頭，隨你爹，總是性急。等我把繩套收拾完的。

鳳梅：這蓆子賣的也急呀。區政府給村上打來電話說：今天下晌就得把蓆子送到船口，晚上裝船，明天就往縣送，到縣再裝火車。拿這錢就把政府撥給咱的糧買回來了，要趕不上裝船，以後就不能單給咱賣蓆子了。不的，也不能現送信把你找回來！

（忘形地）我一會兒到街上瞅瞅，一會瞅瞅，也望不見你的影！

大夥都把蓆子捆好了，就等你回來裝車了。

于海寬：要不是這個我也不回來了，大夥在那打石頭連個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何守家在家幹啥呢？

鳳梅：（憤怒地）他，忙活自己的還忙活不完呢！一會兒往船口送蓆子去，我告訴你他那些鬼事兒……哎，你聽！（跑到角門，向遠處張望。）

（外面大路上傳來鞭子、串鈴和車輪滾動聲，由遠而近。）

于大爺，你快看，人家姜成社送蓆子車都走了！

于海寬：（奔向角門口）喂！二老板子，還得說你們早班的呀！

（幕後聲：都兩點多鐘啦，送不走蓆子可就買不回來的啦，你們還裝娘娘呢呀？）

鳳梅：你拉不下，這就套車攆你去！

于海寬：你們裝的可不少啊。小心點，道不好走，別掉壕溝裏去！

（幕後聲：放心吧，閉着眼睛也趕到了……）

（車輪聲漸漸去遠。于海寬與鳳梅走回。）

鳳梅：（愈加着急地）人家都搶先走了！到船口來回三十多里地

呢，我牽牲口去啦？（向馬圈走去。）

（牲口嗷嗷地叫了起來。）

于海寬：（忙將收拾完的繩套放在秫稽牆上）你毛毛愣愣的，我來吧！

鳳梅：怕啥的？

于海寬：吁！那是一匹蹶驢子，一匹兒馬子……（走進馬圈）吁！哎
呀，怎麼？何老五到現在還沒餵牲口呢！

鳳梅：（急切地）真的？

于海寬：（向四外尋覓了一下）何守家，何守家！（無人應）他又躲哪
兒去了？（拿起篩子到馬圈旁端了一篩子草。）

鳳梅：這可攔啥套車呀？（稚氣地）這兩天單叫他替你餵牲口幹
啥？

（牲口大聲地叫着。）

于海寬：來了，來了！（走進馬圈，愛撫地）哎呀，沒在家這兩天，何老
五叫你們“掉頓”啦？哎——別搶啊，別搶……鳳梅子，端點料
來！這牲口這麼大的口吃呀，不定給餓啥時候了呢？

鳳梅：（端瓢料送過去）都怪你們，單照顧他這幾天身體不好，不
叫他打石頭去，替你餵牲口！

于海寬：不照顧點咋辦，他有病在家捎帶就把這三匹牲口餵了，倒
出了人來不多打點石頭？

鳳梅：他沒病！

于海寬：好了，好了。你告訴婦女隊長先把捆好的蓆子，都搬到老
陳家院裏去。我先挑點水，一會兒把牲口飲飲，再添兩回（讀
貨）草，完了我就裝車去。

鳳梅：（切齒地）死何老五，不辦好事兒！又得耽誤半拉鐘頭！（走
到門口）你可快點餵呀，于大爺！（下。）

于海寬：咳！這何守家可真不像話了……

(何妻拿着鞍子從角門外上。)

何 妻：老于大哥，給你送鞍子來了。(遞鞍子。)

于海寬：叫孩子送來得了唄，還得麻煩你跑一趟腿。(接過鞍子放在繩套一塊)你找着何守家沒？(欲拿水桶。)

何 妻：老于大哥，我想跟你說點事兒……

于海寬：什麼事兒？說吧。

何 妻：(懇切地)老于大哥，你看……我想借幾個錢等着急用。找你兄弟又找不着，你手要寬綽……

于海寬：(爲難地)這……

何 妻：我知道，去年咱這江邊子一帶遭了一場水災，弄得家家都沒收成。誰手裏都緊緊登登的，我尋思你要方便哪，我就先摘個尖！

于海寬：去年冬你進城給人家看孩子，不掙回來一些錢嗎？

何 妻：哪掙幾個錢了，這一春東一耙子西一掃帚地早都零揪沒了。老于大哥，頭些日子你外甥不給你郵來幾個錢嗎？

于海寬：碰巧啦，我們那個念中學的等着交伙食錢，今早才給他郵走。

何 妻：要不是緊用啊，就不跟你借，你放心，老于大哥，用不幾天，我咋的也想法還你。

于海寬：(誠懇地)這說哪去了，誰都興有個一時不便，手頭要寬綽，哪能不行呢。

何 妻：(失望地)這可咋整！……

于海寬：若我說，你們平常也應該省點花呀。

(何妻默默地走下。于海寬從秫秸牆上拿起扁担，偏巧扁担鉤打在何守家的腦袋上，他一驚醒來，反把于海寬吓了一跳。)

何守家：(用手捂着腦袋)哎喲喲喲，這是誰這麼瞎眼睛？……

于海寬：（氣憤地）啊！我說怎麼找不着你呢，原來你還在這睡大覺呢！馬你也不餵，牲口圈也不起，可倒沒挑撿，什麼地方都睡得下！

何守家：（恍惚地）晒晒太陽就迷糊過去了，下晌我就起圈……

于海寬：還當上半晌過呢呀，你看看日頭影都斜哪兒去了！起來，起來！馬上就得裝車送蓆子等牲口使，你再添兩回草，完了飲飲，一會兒我就來牽牲口。

何守家：（站起身來才看出是于海寬跟自己說話）哎呀，你回來啦！咳！你這三個嘍囉可够我受的，不要命的鬧……

于海寬：到時候你不餵牠牠不鬧咋的？再告訴你一遍，給牲口添兩回草，完了飲飲，一會兒我等使，聽着沒？

何守家：（拿起篩子）聽着了，聽着了，快幹你的去吧！

于海寬：我裝車去了。（下。）

（何守家從馬圈旁端出一篩子草，馬夾夾地叫了幾聲。）

何守家：別他媽叫啦！（走進馬圈）吁！（端着篩子又走出來）槽子裏這麼多草呢，還叫我添。（將草送回，打着哈欠，伸着懶腰）覺這玩藝是到多嚕也睡不够。

（何妻從角門外急上。）

何妻：（氣極地）連耗子窟窿都叫我掘到了，你還在這兒養傷呢！

何守家：你不在家編筐，又出來串什麼？那三個筐編完了嗎？

何妻：別像追命鬼似的！剛才不叫老子大哥告訴我，還找不着你。見面也不問問有啥事兒，一張嘴就筐，筐！

何守家：又找我幹什麼？（沒等回答）我把筐答應給閻四了，今下晚人家就來拿，不的，下晚我能一編編到雞叫以後嘛！白天還不叫我偷偷摸摸地睡一覺，誰能受得了，你也不可憐可憐我，大長天你不忙活點咋的，還找我！

何 妻：想起來我就生氣，還可憐你呢！成天皺個眉頭窮算，去年冬天不知是什麼鬼支使你，單要入股跟李歪嘴子開小舖。可倒好，那個貪心不足的玩藝，偏趕這時候賣燒酒對涼水，還偷了那麼些稅，叫政府罰了這一下子，把人家看孩子掙那兩個錢都填進去了……

何守家：（煩躁地）哎呀，你不提這窩火事不行啊！

何 妻：我咋不提，眼看就沒吃的了，也沒錢買，你倒想辦法呀！

何守家：你叫我捎個口袋出去呀，你就不能張羅張羅！沒看叫這三個活獸把我整的，有一星半點活幹不到，就叫人家擡一頓嘛！（牲口嘶叫）你看看，說說牠就叫喚上了。吁！（牲口仍不安靜）吁！別他媽的拱了，一會兒把槽子拱翻了。吁，敗家的玩藝！（走到馬圈前）放着草料不吃，又興什麼洋？（盛怒下拿料杈子打了牲口幾下）沒事給我上眼藥，吃飽了窮嚎！（牲口不但沒被治服，反而抱起鬃子來）吁，我扒你的皮！（又打了幾下。）

何 妻：別打了，一個啞巴畜牲，還好那樣打的！橫是餓了？

何守家：（自以為是地）上半晌我添的草牠還沒吃了呢。

何 妻：要不了就是渴了。

何守家：得了得了，你少操心吧，回家幹活去得了。今兒個想法把那三個筐編完，湊够了數，晚上人家來拿，好給人家。

何 妻：哎呀，不用你嘰咕我也知道編哪。我跟你說，八棵樹老張二叔到咱家串門來了，他說他能掏登着幾斗糧……

何守家：那得趕快留下呀。村上光調查缺糧數，到現在也不撥來，等那糧到還不得餓死幾口啊！

何 妻：人家得要現錢，還得就拿着才能給買來。（又想起了前事）

咳！李歪嘴子真坑人，單賣燒酒對涼水……

何守家：別說這個事了，出去跟誰借借不行嗎？

何 妻：我剛跟老于大哥借來的，沒有。剩下也沒誰再能有現錢的了，大夥又都出去打石頭去了。

何守家：（緊鎖眉頭，沉思片刻）哎，你把牲口打這後邊牽出去，拴到當街樹上……

何 妻：核計着事兒呢，又支使上人了！

何守家：今兒個我把馬圈起出來，明天沒啥活了，我出去想辦法去。你跟老張二叔把這份糧定下，就說明天我上八棵樹去。

何 妻：整點糧不易呀，別等明天再晚了……（想起）哎，你不說把筐賣給閻四了嗎？他今晚來拿不得給現錢嗎？那你明天……

何守家：咳！你不知道……

何 妻：不給現錢可不能賣給他呀！

（二人走進馬圈，牽牲口聲。少頃，何守家走進屋裏拿出個糞杈子，又捲了支煙抽着。方玉生滿頭是汗上。）

方玉生：啊，正好，五叔在家呢……

何守家：幹什麼？

方玉生：我們聯組的車剛打城裏回來，下了北電道就誤到劉家墳後身那了，說啥也拉不出來了……

何守家：啊，幫你攔車去呀？不行，我還得起馬圈呢。

方玉生：不是。我看社裏牲口在大門外拴着呢……

何守家：借牲口？

方玉生：嗯。社裏要不等使，（期望地）五叔，我牽去一匹吧，行不行？

何守家：你問老于頭去吧。

方玉生：他不打石頭去了嗎？

何守家：剛回來。

方玉生：在哪呢？那我找他去。

何守家：他，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等一會兒吧！

方玉生：那……五叔，現在不是你餵牲口呢嗎？

何守家：我是替老子頭餵幾天，不管借牲口的事兒。

方玉生：（着急地）五叔，別說笑話了。

何守家：真的，這我可不敢作主。

方玉生：你是這社的社員，（懇切地）別人都不在，外邊來人找社有點啥事，你就得當家作主啊。五叔，快別推三推四的了，咱倆你是主人，行不行的，你說一句話……

何守家：我淨聽人家的聽慣了，你等他回來吧。（坐在地下閉上眼睛。）

方玉生：五叔，車誤那老半天了，沒這匹牲口，我們就得“倒包”了……哎，（將何搖醒）五叔，到底行不行啊？

何守家：（一驚）啊？你還沒走啊？

方玉生：（哭笑不得地）你說句痛快話我就走！

何守家：（煩躁地）你可真能磨嘰，隨你便，願牽就牽吧。

方玉生：（高興地）有你的話，那我就牽走了。一會兒就給你送來！（欲下。）

何守家：哎哎，咱得把話說頭裏，我可沒說出那個“借”字來呀！你照量辦……（又閉上了眼睛。）

方玉生：（見狀）這叫什麼社員！（氣極地走下。）

（何守家在矇矓中。少頃，外面傳來馬的嘶叫聲，漸漸激烈起來。片刻後，又傳來牲口的奔馳聲，何守家一驚醒來。）

何守家：這幾匹敗家的牲口……（站起身來，把鞍子碰掉打在脚上）哎喲，誰把馬鞍子放這啦！（揉着腳）沒長眼睛！（欲用腳踢去）啊！（揉揉眼睛撿起鞍子）這是誰拿來的？

（于海寬從角門上。）

于海寬：是我拿來的。

何守家：問誰來的？

于海寬：問你“家裏”來的。

何守家：敗家娘們，什麼都往外施散！

于海寬：這也不是紙糊的，還使壞了？（拿起繩套，伸手要鞍子）車都裝完了，就等套車了。

何守家：不行，不行，沒看這塊兒不都要拔鋤了嗎？借別人的去吧，這個不能使了。（將鞍子送進屋去。）

于海寬：（生氣地）你真屬鐵公雞的——一毛不拔呀！（向馬圈走去）何老五，牲口呢？

何守家：（走出）在當街樹上拴着呢。（拿起糞杈子）我要起馬圈才牽出去的。

于海寬：餵好了嗎？

何守家：哎呀，別操心不經老了！（從槽子裏抓出一把草來給他看）我上半晌添的草，現在牠還沒吃了呢；再餵，再餵就得饑出“鼓眼脹”來了！

于海寬：你上半晌添的草！剛才我給牲口添草的時候，槽子底就是空的。這麼說，你把牲口又給餓了一晌午。（氣極地）我問你，那麼嚙告訴你的話一句也沒進你的耳朵裏去呀？

何守家：（莫名其妙地）你告訴我啥了？

于海寬：沒叫你給牲口添兩回草，完了飲飲，一會兒套車等着使嘛！

何守家：這是哪年的事兒？

于海寬：得了，得了，你可真坑人！趕快把小槽子找出來，抬當街餵餵去！

何守家：（疲沓地）好，好，早這樣把話說清，豁出饑死幾個，說啥也

再添兩回草啊……

于海寬：你說的這叫什麼話？你也不是扛大活來的，你份內的活，還用人家跟屁股後催？

何守家：（不慌不忙地）人家幹活還用你來催！

于海寬：你咋還不緊不慢的呢？再磨菇一會兒就黑了天啦！（急眼地）槽子呢？

何守家：在你眼皮底下呢。

（于海寬扛起槽子匆匆下。）

何守家：哈，青辣椒還炸上了！

于海寬：（上）何守家，你把牲口拴哪去了？

何守家：那麼大玩藝你看不見？樹根底下沒三匹牲口？

于海寬：就剩下那匹老騾馬了。你來，你來。

何守家：不能啊。（奇怪地）你好好看看！（走過去。）

于海寬：我不瞎，那蹶騾子和兒馬子哪去了？

何守家：（驚異地）這……我不知道啊……

于海寬：（氣憤地）你是幹啥的？

何守家：（猛然想起）啊，對了，對了，剛才方玉生那小子借牲口來的，不用說，準是他給牽去了。

于海寬：（着急地）咳！你呀，你咋叫他牽去了？這攔啥套車呀？

何守家：他們組的車誤到劉家墳那了，借咱一匹牲口……

于海寬：借一匹那咋少兩匹呢？

何守家：（納悶地）真的，這小子怎麼牽去兩匹呢？

于海寬：何守家，怎麼叫人家牽去一匹兩匹你都不知道？哎呀，你咋這麼迷糊呢？快去牽回來！

何守家：（邊走邊說）也不是我借給他的，我上哪兒知道去？

于海寬：剛才你沒在院裏？

何守家：在院來不假，可我也沒答應借給他呀？

于海寬：那是他硬把牲口牽走的？

何守家：八成吧。

于海寬：你也沒管管。

何守家：我叫他找你去，他不找嘛！

于海寬：（逼近地）那你就瞪倆眼睛瞅他把牲口拉走了？

何守家：（生氣地）你這是過我堂呢呀！

于海寬：好，等有工夫的再跟你講理！（奪門而出。）

（鳳梅上。）

鳳梅：于大爺，這老半天咋還不套車呢？

于海寬：（在門口）牲口叫老方家大小子給牽去了。

鳳梅：（急切地）哎呀！那今天還指望到船口不啦？

于海寬：你問他——這個不管事的。

鳳梅：（跺着腳）大姐夫，你這不安心搗亂嗎？晌午你不餵牲口，這陣又給借出去了，要不現在都到船口了！

何守家：黃毛丫頭，跟我厲害什麼！

鳳梅：厲害，厲害，咋的！

于海寬：我牽牲口去。

鳳梅：我去吧，我腿快。（向何守家）回來再跟你算賬！（跪下。）

于海寬：（平心靜氣地）好，鳳梅子牽牲口去了，我問問你……

何守家：問我什麼？不用問！我知道我腦瓜皮薄，要趕上倒霉，他把牲口使出點毛病來，我替你餵這兩天半牲口，可跟着沾不起這個包！

于海寬：怕沾包，你乾脆說牲口等着用，不借他不行嗎？

何守家：我又不是飼養員，幹啥得罪那份人！所以我才搪他一下說：“願牽你就牽，我不敢作主！”誰想到他真就牽去了！這可

不是我沒把話說到頭裏，要算賬找老方家去吧！

于海寬：這話你怎麼尋思說出口了呢！我問你，你不是這社的人？

就連社裏的三歲小孩也不能瞅着人家把牲口牽去不管哪！別忘了，合作社好壞都有你一份兒！

何守家：別一張嘴就有我那一份兒，明天我退社，把新農具轆轤給我卸下來一個，把馬大腿割下來我帶着！能行嗎，你得頭一個不讓！光說有我那一份兒，我那份兒在哪呢？還得自個兒動彈吃飯！

于海寬：這半天你才說對一句話，要吃現成的你得上養老院！

何守家：（反攻地）得了，別光給別人開腦筋了！忘了，去年種地的時候，你不也罵過合作社來的嘛？

于海寬：不假，去年種地的時候我是罵來的。我問你，那時候一垧地用八、九升穀種，你知道不？我看着心疼啊，請問一下，誰自個兒種地那麼幹過？（像是自語地）也怨那時候我沒想開，以後我明白了：合作社到多嚒都是好的，它沒一點不是，辦不好那怨人，說句眼前的就像你對待這牲口似的，你呀，你心沒在社呀！

何守家：你說我心沒在社，我可也沒張羅要退社！

于海寬：（激動地）那你就得把合作社看成你的家！你要把社裏的牲口當成你自己的，人家來借，你就不能一退六二五不管，就像剛才你往回要你家的馬鞍子似的！

何守家：我不要咋的，使壞了你給買？

于海寬：可你就不經心牲口，糟蹋了就得大夥再買！

何守家：不管怎麼說，我是替你餵馬的，別的我管不着！

于海寬：你喪良心哪，你說你不舒服不能跟大夥去打石頭，爲了照顧你在家不白呆着，也一樣掙工分，我才去打石頭的，叫你在家餵牲口，你不把責任担起來，還往哪推？再說你給誰管？這

是給你自己管！請問，你們家要來個愣小伙子，進門就拔你們家的鍋，你能說“這是我們老娘們的事兒，我不管”，不行吧？

你得跟人家打破腦袋！

何守家：（理窮詞短）好，好，我說不過你，我不幹行吧！

于海寬：鋤頭就要下地了，你想要這麼幹還不用你了呢。可今天你就誤了這蓆子送不出去，換不回糧來呀，你脫不了這份責任就得了！（拿起繩套欲下。）

何守家：送蓆子買糧？（追上去）上船口是……

于海寬：不的能這麼着急嘛？你還裝不知道！

何守家：也沒人跟我說呀，我咋知道。

于海寬：你成天淨睡大覺了嘛！（欲下。）

何守家：可是……可是買回這糧，有我們一份兒沒？

于海寬：（諷刺地）合作社好壞都沒你的份兒，你問這幹啥？（下。）

何守家：啊？這是他媽報應啊！這……

（何妻從角門外走上。）

何 妻：老子大哥呢？

何守家：（正好沒地方洩氣呢）總找他幹啥？看好就跟他過去，別問我！

何 妻：你也不怕缺德損壽，我又沒惹着你，跟我使什麼威風！

何守家：（拿起料杈子）沒他媽幹頭了。（進屋。）

何 妻：這是哪來的這股邪風？

何守家：（拿鞍子上）把鞍子拿家去。

何 妻：老子大哥才借來的……

何守家：我知道！什麼都往外借，敗家娘們。

何 妻：不是想跟人家借錢來的嘛。

何守家：你給我拿回去！

何 妻：（接過鞍子）吵啥？我跟你說：合作社把蓆子賣了，聽說是

攔它買糧的。問問老子大哥有咱一份沒有？

何守家：別淨想好事了，春天咱又沒編蓆子，合作社那麼行好？

何 妻：你問老子大哥了咋的？

何守家：（瘋狂地）沒問！

何 妻：你掙什麼命？要死了！春天那啥就你出的餒主意，不叫我編蓆子……

何守家：別提它不行嗎！

（鳳梅上。）

鳳 梅：（氣憤地）大姐夫，你把牲口到底整哪去了？人家壓根就沒牽咱們的牲口。

何守家：那可怪了，你問他們家誰了？

鳳 梅：方玉生的媳婦。

何守家：哎呀，你問老娘們幹啥？準是他們沒使完，胡弄你，你就信了！

鳳 梅：哼，我才不聽你白話呢。今兒個這車蓆子就耽誤你身上了！（氣極地）你看着，我非把編蓆子的婦女都找這來不可，要不撕了你，算你長的結實！（欲下。）

何 妻：（忙攔住）老妹子，幹啥上這麼大的火？

鳳 梅：咋叫人不上火，車裝好這半天就等牲口了！

何 妻：那趕緊套吧？

鳳 梅：套？你問他吧！（欲下。）

何 妻：（正待要問）……

何守家：（也覺得有些嚴重了）方玉生這小子真坑人，怕沾包，怕沾包的，還偏趕我在院的時候來借牲口！（下。）

何 妻：老妹子，別着急，到船口才十五、六里地，蓆子又不沉，太陽老高呢，再待一會也趕趟。